



□ 姜德照

# 掖被角传来的温情

数九寒天的冬夜里，外面风雪交加，晚上睡觉盖被子容易盖不严实，于是很多人经历过被角被轻轻地往身子底下掖一掖的情景，这就是掖被角。一个无言的细节，一种关爱的动作，在一缕暖暖的温情中默默地传递。

从七岁开始，我就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晚上睡觉的时候，老家那间大土炕被烧得滚热，我和奶奶睡在炕头，爷爷睡在炕尾。农村的冬夜，刚躺下的时候，被窝热呼呼的，屋里也暖和和的，可一到了下半夜，外面的温度陡然降到零度以下，屋里也冷了下来。睡觉的时候，头露在外面，就感觉冻脸。每逢这个时候，奶奶就特别惊醒，常披件衣服起身，看我是不是把被子蹬了，习惯性地为我掖几下被角。我有时睡得死，没感觉，有时候就醒了，睁开眼，望着昏黄的油灯光中，奶奶那慈祥的眼睛里，满满的都是那种无以言表的温情。从那时起，我好像明白了一个道理，大人为孩子掖被角，这个细节虽小，却最自然，最能把舐犊之情真实地流露出来。

我带着奶奶的关爱逐渐长大，开始一步步走出了奶奶的

视野。后来到城里读书，住集体宿舍，一帮大男生睡觉不老实，冬天的时候，不仅把被子蹬开，有时候还把被子踢到床下，光着身子在床上睡得深沉。在我初中的时候，我的班主任老师晚上要查夜。他通常在备课结束、要回宿舍去的时候，顺便到我们宿舍转一圈。他到宿舍来，主要是看我们是不是在按时作息，检查一下宿舍纪律。我们住的是十多人的大宿舍，门一般不插上，方便晚上起夜上厕所。于是，他悄悄推门进来，在宿舍的上下床之间转一圈，随便给几个睡觉不老实的同学掖几下被角，谁把被子蹬开了，他就轻轻给盖上，到了门口，才叮嘱我们在聊天的同学，赶快睡觉。那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是睡在家里，感受到了奶奶给我掖被角的温情。这是我几十年来一直难以忘怀的一个情景，这可能是那个年代师生之间最真挚感情的流露。

到后来，我参加高考失利，到荣成六中复读。那所学校位于天鹅湖畔的小山包上。我们的宿舍位于山脚下，地势较低，不远就是海边的成山林场，到了冬天，呼啸的北风从树林子里穿过来，仿佛要把我们的宿舍刮走似的。尤其是下雪

的夜晚，外面风呼啸着，雪粒拍打在宿舍的窗玻璃上，更冷。我们住的是二十多个人的大房间，床是大通铺，相互之间挨得很紧。当时，我与一位烟台的同学挨在一起睡。他是一位城市孩子，在家受父母关爱多，也没有离家住宿的经历，母亲送他来的时候，看我长得块头大，便叮嘱我多照顾这个小弟弟。其实平常的时候，没有什么可照顾的，白天，我们都忙于学习，晚上很晚才从教室回宿舍睡觉。那时候，我的压力大，夜里经常失眠。到半夜的时候，看到他把被子蹬开了，就悄悄给他掖几下被角。当时好像是无意识的行为，也可能是受到奶奶和初中班主任老师照顾同学的影响，我就有了这样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在为别人掖被角的那一刻，我突然感觉自己是大人了。

在数九寒天的冬夜里，掖被角这个生活小细节，乍看起来并不那么起眼，也许在生活中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了，却能让我们体味到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的情谊，那种难以言说的温情就在这一瞬间流露出来，而世界的美好，恰恰也能从这里窥见一斑。



□ 张铁鹰

# 应使茅舍宽如舟

有朋友给我说了个笑话：楼上的邻居去年去泰国旅游，买回来一大瓶蛇酒，里面泡有一条大眼镜蛇。他每天坚持喝一点，还向人炫耀说真有效，身子骨越来越好了。周围人也都觉得他比过去精神多了，看上去年轻了好几岁。可不久后的一天早上，在广场健身时，他对其他人说，酒喝光了，想把眼镜蛇从瓶中取出来煮汤吃，却发现这眼镜蛇居然是塑料做的。

听罢笑话，我觉得，虽然这个买了“蛇酒”的人可能被骗了，但其在明白真相后的一番自嘲，还是值得学习的，因为这表明其心态很不错。

我经常思考“心态”。如何保持良好的心态？我以为，“态”就是“心大一点”，把心放宽，“容大肚能容之事”，心态就好了；心态一好，矛盾就少了，看社会和周围人的眼光，就柔和了。

元代的曹明善作有一首《沉醉东风·村居》：“茅舍宽如钓舟，老夫闲似沙鸥。江清白发明，霜早黄花瘦，但开樽沉醉方休。江橹吹香满穗秋，又打够重阳酿酒。”一条钓舟多么窄小，可曹明善非要说“茅舍宽如钓舟”。不是钓舟宽大，是船上的钓叟抱着与世无争的心态，做到了随遇而安。

孔子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依然“不改其乐”；爱因斯坦坚信，“简朴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因为对身心最有裨益”。“简单化”，本质在于摆脱外物纷扰、避免枝蔓纠缠，是追求“用心一也”的过程。把“简单”这种生活智慧付诸实践，心态就好了；心态好了，世界就可爱了，做事也有力量了。

著名的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给自己的书斋兼卧室，取名曰“宽堂”。到过冯先生书斋的人都知道，这间所谓的“宽堂”，既窄又小，八个摆满经史子集的大书柜，一张重叠交错地放置着文房四宝和文稿的书桌，加上个行军床，使屋内除

了一条可容人侧身而过的小通道外，别无余地。中国红学会的会长、《红楼梦》研究所的所长、大学教授，竟挤在如此狭小的地方著书、披览、休息、会客，一般人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冯先生就在这间“宽堂”里，完成了《春草集》《逝川集》《梦边集》《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蒋庵年谱考略》等数百万字的学术著作。（陈原《“宽堂”里的红学家》，见1986年9月23日《人民日报》）

无疑，心态好的人，多是不看重名利、不羡慕荣华富贵、不计较得失而又乐善好施的人。“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而书痴、艺痴者，心都宽，无杂念。有人问牛顿，“人人都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为什么只有你发现了万有引力？”牛顿回答：“因为我的心总是盘算着要去发现。”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受邀参观雕塑家罗丹的工作室，原本陪同他的罗丹一看到作品，立即忘记了客人的存在，沉醉到创作之中，好像整个世界已经消失了。

欲望浓稠者杂念太多，被浮华束缚了内心者时刻被名利牵绊。《红楼梦》第一回中，甄士隐为《好了歌》作的解注，便是明证：“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由此看来，要具有好的心态，必须生活尚简，因为没有了过分的物质欲望，更不为物欲所挟持后，人就能活得不急不躁、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得洁净明亮。这时，有一位粉刷工下滑到二楼的位置时，突然往外一转头，我看不见安全帽下面那张有些稚气的脸。看样子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他的衣服上、鞋子上都是斑斑点点的白色涂料。这是一份了不起的工作，一根保险绳把他们悬挂在上空，像会武功的武林高手一样飞檐走壁。他们每天高高在上，看着经过自己的巧手“化妆”后，城市建设又焕然一新了，他们的内心一定会有一种愉悦感吧！还有，他们可以在高空中俯瞰这座美丽的城市，高空中风景一定很美。

每天上下班的路上，我都会经过一处正在施工兴建的楼房工地，眼看着楼房从底部蹭蹭地往上长。我站在楼下仰望大楼时，头必须使劲上扬，才能看到大楼一侧直插云霄的塔吊。那天早晨我又路过此地，晨阳杲杲，为高楼涂上了最后一层金粉。我跟往常一样抬头仰望，突然发现高高的楼层步梯间走出一个人来。许是因为距离远，目光里的那个人身材瘦小，他戴着安全帽，沿着大楼与塔吊之间搭起的空中廊桥，走进塔吊中间的铁梯，往上攀援一小段距离，然后一闪身走进了塔吊顶端的操作室。我在下面看呆了，紧握着手心里沁出了汗。毋庸置疑，他就是塔吊的操作者。随着楼层的升高，塔吊也会升高，他每天都会往上攀援，一步一步走进操作室。收工后，再一步一步走出来。忽然感觉这位塔吊操作工很了不起，做这份工作，首先需要有一定的技术，还要有胆量，有气魄，这不是一般人所能抵达的高度。我站在那里，看着塔吊起降、旋转，将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准确地输送到所需位置，但却始终无法看清楚塔吊操作工的模样。我心中猜测，那位塔吊操作工多大岁数？是二十九岁的年轻小伙？还是四十几岁的中年男子？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他在高高的操作室里俯瞰，地面上的行人、车辆、树木都在他的俯视之中。而地面上所有的人想看他一眼，只能仰望，须把脖颈折到90度才行。不知道塔吊上的那位工人师傅，有没有这样想过？有没有生心这样一种自豪感？

每次我抬头仰望他们时，明朗高远的天空便映入我的视野，心也随之澄明起来。此时，一首耳熟能详的旋律萦绕耳畔，是歌曲《向上的光》：东方升起光亮/你用无悔的勇气/阻挡狂风推开巨浪/我骄傲地为你歌唱/崭新时代回响/乘风破浪张开翅膀/抬头仰望 越向上越有光……

苏轼的《赤壁赋》里有一句“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读时让我不禁想起了30多年前我当代课老师时，为学生订教材的一件事情。

那是1989年初冬，学校要给学生预订第二年春季的课本以及课外辅导教材。那时我在唐家泊镇柳连河完小教语文课兼会计，预订课本、收钱、交钱都是我的工作。我们学区是完小五年级两个班加六个自然村的小学十几个班，学生很多，订课本的钱也很多。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拿着学生交的课本钱，去镇里的教委，交给桃村新华书店来的曲姓工作人员。因为年年都预订课本，我们也很熟悉了，知道他的老家是蓬莱的。我去了以后把他单据给我，我把钱交给了他。

回到学校上完课后，我顺带着把会计账结一结。当我把账记上后，怎么算也算不对：现金比账面多了2600元钱。那时，2600元钱可不可是个小数目，要知道我全年的工资才600元钱呢！

我和一个同事说：“真奇怪，怎么多了2600元钱？”

同事半开玩笑认真地说：“钱多了还不好？正好你要结婚，用这个钱去买个好一点的吊灯。”

那时父母刚给我把新房子盖好收拾好，家里已经不宽裕

了，村里同龄人准备结婚的新房子里都安装上了精致豪华的琉璃吊灯，只有我的新房子里安装的是普通的灯泡。

我说：“现金比账面多了肯定有问题，我再好好想想，仔细算算，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把新华书店曲姓工作人员开的单子和我们学区要订的课本以及课外辅导书的数目重新一一核对，结果是曲姓工作人员把课外辅导教材那一项计算错了，少收了我们学区2600元钱。我立刻去村里大队书记家里打电话（那时村里只有大队书记家里装有电话）给那位工作人员，告诉他账算错了，少收了2600元钱，我明天去送给他。

曲姓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对我说：“我回来就发现少了2600元钱，还以为是在另一个学区的会计那里出了差错呢，没有想

到是错在你那里了。”那天晚上未婚妻从栖霞回来了，原本我们计划第二天去桃村赶集买准备结婚用的东西，正好把书店少收的钱一起去送给他。

第二天早晨，我骑着自行车载着未婚妻去桃村。虽然已是初冬，天气寒冷，地面上布满了一层薄薄的霜，道路两旁树木的叶子也都落光了，但我的心里却感到暖乎乎的，没有觉得一丝的寒冷。到了新华书店，我找到曲姓工作人员，赶忙把钱拿出来递给了他。他高兴地把钱接过去没有清点，直接抽出了500元钱递给我，说：“这个钱你拿着，是我的谢意。”我没有接他递给我的钱，对他说：“我快数数钱，看看对不对。”

他只好把钱收回去，点了一遍，说：“对的，不多不少，太感谢你了。”

初冬，我坐在店里，透过玻璃看到不远处的小菜园变了模样。围栏上的丝瓜叶子已枯黄，藤蔓上还余一朵、两朵的小黄花，在风中摇曳。丝瓜只剩几个明年留作种子的和等晒干后用来刷碗的老丝瓜。它们披着厚厚的外衣，青黄的皮有些干裂，无精打采地吊在那里。

大葱卸去了伪装，露出挺拔的腰身，枯叶随着风声唰唰作响。茄子身穿紫色长袍，弯着腰，像驼背的老寿星。旁边的香菜柔软的腰身密匝匝地围成一团，发出浓郁的香味，清风拂过，它们摩肩接踵，嬉戏打闹。

红的绿的辣椒挂在枝头，一串一串的，像珍珠玛瑙。青萝卜露出了地面，扭着肥硕的腰身东张西望着，长长的叶脉亲昵地趴在泥土上。大白菜开成了一朵朵硕大的绿玫瑰，碧绿欲滴。墙角那棵月季顶着风开出了三朵红花，平日里，我喜欢和她对话，唯有她懂我心声，知我烦扰，懂我的无奈与思乡情怀。我时常在想，几百里之外的老屋，谁替我灌溉院里那棵瘦弱的樱桃树？谁替我深情抚摸那斑驳的老屋？

老屋像慈祥的老人在风雨中矗立。屋顶炊烟袅袅，是最平常的人间气息，朴素、温暖而芳香。老屋是父亲的曾祖父建造，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我的四祖父、一位才华横溢的老秀才曾生活在这里。我的祖父也在这座老屋生活。我想此时的小院，应是硕果累累，平台上的匣子堆满了金黄的玉米棒子，高大的梧桐树下堆着整齐的花生蔓，屋檐下则挂满了滴里嘟噜的红辣椒，台上晾晒着土豆片、地瓜干、茄子片、扁豆丝等，是储备过冬的。地瓜芋头已被放进炕洞里，等着寒冬来临，被巧手的母亲做成一锅锅热气腾腾的汤菜温暖着我们。

猪圈里的小猪在哼哧哼哧地喘粗气，兔子静静地呆在笼子里，那只被唤作“阿黄”的健壮小狗在摇着尾巴等我喂它一块骨头。阿黄的尾巴上有一块白点，只要我一喊它，它立马就朝我跑过来，围在我脚下，我就会高兴地蹲下抚摸它的脖子和头部。阿黄陪我们去山间地头拔草，陪我们去河边洗衣服，秋风萧瑟落叶纷飞时，陪着拿竹签的我们去树林里串树叶，串成长长的一串串回家引火。

等大白菜和萝卜窖在菜窖里，冬天就要来到了。母亲把晒好的苞米皮放进袋子里，加入硫磺，又把部分苞米皮染成五颜六色，变成美丽的图案。心灵手巧的母亲双手不停地编织，小筐、小篓、手拎包，一件件精美的手工艺品就诞生了。我们挎着小篓出门时经常被人追着问小婆在哪买的，当得知是我母亲编织的，别人才悻悻离去。母亲为我们巧手裁剪漂亮的裙子，每次都会引起别人的关注，说花边像天边的彩霞，衬得裙子更漂亮了。

“片云凝不散，遥挂望乡愁。”都说故土难离，尤其上了岁数，这种感觉越发浓烈。在家乡时，日夜想着远离家乡等真正离开她时，没有一刻是不想念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乡情，一寸土地孕育一片深情。在外奔波二十几年，老屋常常来我梦里。在梦里，我依旧是扎着马尾的小女孩，在广袤的田野里奔跑着，伴着泥土的芬芳陶醉。

在外行走的人，乡情是最好的向导，又是最佳的精神抚慰。是什么，让我们去坦然面对风雨，面对未来？我想，那就是故乡——强大的磁场，让我们在风雨中坚强，执着向上！

## 征稿启事

本版征集优秀散文、书评。要求角度新颖、笔触独特、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

本报已采用银行转账方式发放稿费，作者投稿时请在文后附注本人银行开户行名称及账号信息。

投稿邮箱：ytrbzkb@126.com



□ 叶展韵

# 两本挂历

了，村里同龄人准备结婚的新房子里都安装上了精致豪华的琉璃吊灯，只有我的新房子里安装的是普通的灯泡。

我说：“现金比账面多了肯定有问题，我再好好想想，仔细算算，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把新华书店曲姓工作人员开的单子和我们学区要订的课本以及课外辅导书的数目重新一一核对，结果是曲姓工作人员把课外辅导教材那一项计算错了，少收了我们学区2600元钱。我立刻去村里大队书记家里打电话（那时村里只有大队书记家里装有电话）给那位工作人员，告诉他账算错了，少收了2600元钱，我明天去送给他。

曲姓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对我说：“我回来就发现少了2600元钱，还以为是在另一个学区的会计那里出了差错呢，没有想

到是错在你那里了。”那天晚上未婚妻从栖霞回来了，原本我们计划第二天去桃村赶集买准备结婚用的东西，正好把书店少收的钱一起去送给他。

第二天早晨，我骑着自行车载着未婚妻去桃村。虽然已是初冬，天气寒冷，地面上布满了一层薄薄的霜，道路两旁树木的叶子也都落光了，但我的心里却感到暖乎乎的，没有觉得一丝的寒冷。到了新华书店，我找到曲姓工作人员，赶忙把钱拿出来递给了他。他高兴地把钱接过去没有清点，直接抽出了500元钱递给我，说：“这个钱你拿着，是我的谢意。”我没有接他递给我的钱，对他说：“我快数数钱，看看对不对。”

他只好把钱收回去，点了一遍，说：“对的，不多不少，太感谢你了。”

我说：“那就去吧，你忙吧。”

他连忙指着身旁站着的漂亮姑娘对我说：“你做得对，今天中午一起去饭店吃个饭，这是我对象，也是你们唐家泊镇的，让我表示感谢。”

我拒绝他俩说：“不去了，心意我们领了，我们还有其他事情，不能耽误。”

他看我执意要走，迅速从书店柜台里的书架上抽出来一大一小两本挂历，对我说：“这个你一定要收下，千万不能再拒绝了，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

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只好接受了他赠送的挂历，向他表示了感谢。

赶完集回家后，我把两本挂历拿给了母亲，和母亲说明了这两本挂历的来龙去脉。母亲高兴地对我说：“你做得对，为人就要这样，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不能得昧良心的钱。”看着母亲高兴的样子，我的心里甜滋滋的。

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30多年了，那位工作人员也早已调回了老家蓬莱工作，但是每当我看到挂历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母亲的话……